

庶本荣华

中

闲庭信步 著

书香世家的庶女

『荣耀』而归

激起宅门千层浪

玲珑面 诛心计

良婿引 满堂娇女斗锦绣

最具收藏价值的新晋宅斗力作

且看朱门深闺中不见硝烟的暗斗，孰能独善其身？

当心已支离破碎时，谁的誓言能终生不变？

步步荣华的背后，是盛世明朝最惊心动魄的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席本荣华

闲庭信步
著

中

第三十回 弄鬼还恶报 剖白道情深

景秀从未亲眼看到有人死在自己面前，哪怕是个只见过两面的人。那种震惊与惨痛让她不忍去看，只觉得全身发麻，像无数只蚂蚁在慢慢地啃噬她的肌肤。她泪眼蒙眬地喘息着，一颗心无力地坠下去，双腿酸软不堪，仰倒在身后那人的身上。

白芷和白薇二人看到贺琦君就这样跳下水，皆吓得浑身冰凉，扑倒在水榭。看到水面漾开的层层涟漪渐渐散开，她们目瞪口呆，捂着胸口费力地喘息着，好不容易平静了心情，两人才晓得救人，刚要脱去鞋袜跳下水，却听到霍氏冷漠的声音在头上响起：“贺家小姐不慎失足落水，与旁人无关。”

她眉目无波无澜地看着沉静的湖水，扶稳了满头珠钗，整理好衣装后转身就往回走去。

白芷、白薇看水面无动静，猜测贺琦君恐怕已经……两人双腿发软、打战，回头看着霍氏走远的身影，迅速穿好鞋，相互扶着站起身，但还是被惊得全身颤抖，两人忙朝着自己脸上拍打，稳住了心神。

待好些了，向着霍氏离去的方向大步跑去。

景秀看着她们走远的身影，欲挣脱稳住自己身子的人，右肩却被那双骨节分明的手抓住。她愤愤地回过头去，看到那张没有温度的清冷面孔，一惊之下，伤心的泪珠又滚落了下来。

心里越来越堵得慌，她大声地咳嗽起来。感到肩膀上的压力小了些，她挣开那双手，捂着心口跑到水榭边，不慎被绊了下，她的身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，虽脸上沾满了泥土，但却感受不到身上的痛。

她费力地爬起来，看到脚下断线的十八颗翡翠手串珠，在微弱的日光下显得暗淡无光，就像是贺琦君那张白皙的容颜。

她一粒粒地拾起，将十八颗翡翠珠握在手心，似要将它们捏碎一般，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踉跄地走到芙蓉水榭旁，平静无波的水面一望无际，看不到贺琦君有任何挣扎。



她又向前走了几步，直到脚下的裙边被水打湿，水浸湿了她的鞋袜，她的身子猛地被人拉了过去，耳边响起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：“别再向前走了！”

她泪眼蒙眬地与他对视着，只觉得全身酸软，几乎站立不住了，她努力地想要发出声来，可是气短胸闷，那些话在脑中闪现着却说不出一个字，只化作“呜呜”的刺耳声。

她的手被紧紧地握着，才恍然觉得手腕上疼痛不已，仔细一瞧，手磨破了皮，又被他用力的捏得紫涨。她抬头看着他，想要挣脱，他却紧紧地握住不放，目光清明，声音平淡：“清醒了吗？”

景秀发不出声，只晓得用力甩掉他的手，他却又逼近一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握紧她的手，又问了一遍：“清醒了吗？”

景秀满脸泪痕地看着他，颤抖着道：“四叔，你去救她……”

傅四爷松开了手，伫立着静静地看着她，看她气息渐匀，才缓缓温和地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。”

景秀看到他那般冷漠的神情，听到那句平静至极的话语，心中一酸，只是在这个人面前，将眼泪忍在眼底不容它落下。

可是满满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终究是无声地落了下来，她转过脸看着湖面，一时又想到贺琦君被逼沉入湖中的画面，无法克制那种悲伤的情绪。她娘是被逼沉塘的，而昨夜，她也在水里苦苦挣扎，那一刻的痛楚她深有体会，只要一想起此事她便觉得浑身冰冷，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……

“景秀。”听到他第一次唤她的名字，声音是如此深沉，他的眼里隐约有泪光，嗓音哑哑，“如果你看过战场上二十万人死在你面前，你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景秀听得清楚、明白，心莫名地颤了颤，身子向后摇晃一退，被他伸长的手扶稳，握着她手腕的那双手力气很大，声音却越愈加温柔：“你虽然伤心，但不得不去面对。如果你的心不够狠不够硬，那你还回来做什么？”

听着这温柔宁静的声音，让人几乎想依靠下去。

她嘴唇轻轻翕动，眼中流不出一滴泪来，只是发怔地看着他。他眼角的那抹悲悯很快化散为无形，泛起了一层清浅的笑意：“忘记刚才看到的一切，冷静下来，你会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感受到那双手的温暖，景秀冰冷的身子渐渐找回了温度，忽然便沉了心思，抬起眼。昏黄而柔和的光线里，他目光微暗，面色如清明朗月般宁和。

沉默间，他牵着她的手走到芙蓉水榭旁，从怀里拿出一块绣着白玉鸂鶒的明黄色手帕，蹲下身子打湿后拧干，站起身来，轻柔地拂去她鬓角湿透的碎发，慢慢擦拭她满面

的泪痕。

景秀身子紧绷，垂下眼睑，看到他修长的手指握着手帕一点点擦去她下颌的泪渍，冰凉湖水的清香夹杂在手帕上传入鼻端，让她沉痛躁动的心略微感到舒缓。

擦拭间，他微温的骨节不时地触碰她的脸，肌肤摩挲着肌肤，她心跳如擂鼓那般急促。她慌乱地夺过他手上的帕子，捂着自己肿胀的双眼。

只听到他短促的一声笑，他又为她插好头上的珠钗，微笑道：“现在若无其事地走回去。”

景秀踟蹰片刻，讷讷问：“我该怎么做？”

“我昨晚跟你说过，谨言慎行，深思熟虑，等你想好了并想清楚后果再去做。”傅四爷平静地道。

景秀念着他这句话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去思虑。

只听他又道：“你母亲已经知道你昨晚带邵谦去了玲珑十二馆，你自己小心点。”

景秀惊诧地望着他。

他眉心微动：“我答应你不会说出去，就会闭口不提。”

“我，我不是怀疑你……”景秀急着解释。

他已淡淡笑道：“此处不宜久留，你回去吧！”

景秀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身往来的路上走去。

“谨言慎行，深思熟虑。”

亲眼看到霍氏把贺琦君逼下水，她非但救不了她，还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揭发霍氏。她止不住冷笑起来！

景容啊景容，你以前的胆子都见鬼去了吗？回了这个家，改了名字，被霍氏压制得连胆子都没了，你还怎么报仇啊？

这些日子事事赔小心，又得到了什么呢？让霍氏改了偏见吗？

没有，非但没有，还让霍氏对你成见更深，你如果再这么胆小软弱下去，在这个家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！

她漠然地低头走着，心中一遍遍地自我反省。

直到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她才鬼使神差地停下来。

“六表妹，”邓睿欣喜地高声唤道，“你跑哪儿去了，我到处找你。”

景秀抬脸望过去，看到邓睿大步跑来，他身后还跟着华素。

华素见总算帮这家伙找到了人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刚才他就一直埋怨她把他表妹弄丢了，看他那么着急，她只好帮着一起找，现在见着人，她不免嗤笑道：“瞧你一个大男人紧张的，景秀姑娘这么大个人，难不成还能在自己家里丢了？”

邓睿哪还管她笑话什么，跑到景秀身前，却看她红着眼睛，他心里一紧，道：“又



是哪个欺负你了……”

景秀赶紧拿手帕去擦眼角：“这里风大，被风吹迷了眼。”话说完才发现手里拿着的是傅四爷的手帕，正要放进衣袖里，拿自己的帕子出来，华素却突然握住她的手，惊叫道：“这是你的帕子吗？”她一把从景秀手里抢过帕子。

展开要细看时，被邓睿一手抢夺去：“不是我六表妹的，难道是你的不成？”

“你给我看看，我还没看清楚呢！”华素不依不饶地要抢。

邓睿将帕子举过头顶：“你这大小姐见什么都稀奇，连我六表妹的帕子也抢着要。你来抢啊，我看你怎么抢！”

“你，你给我看看啊！”华素几乎要跳起来去抓邓睿的手。

邓睿比华素高出一个头，一只手举高拿着帕子，任华素怎么跳都抢不到。

景秀看着他们争执，到底是有些心不在焉，一个人默默向前走着。

邓睿看景秀直往前走，推开华素道：“碍手碍脚的，没看到我六表妹心情不好吗？我警告你，别再抢了，也别跟着我。”说完，就跑去追景秀。

华素气得直跺脚：“谁愿意跟着你了！”

邓睿追上景秀，把帕子放到她手上：“别被那大小姐看到了，她看到稀奇好玩的就什么都要，六表妹收好了！”

景秀把帕子放在衣袖里，这是傅四爷的，日后有机会就还给他。

无意间她触摸到腰间挂着的香囊，那里面装着那十八颗翡翠珠，是霍氏送给贺琦君的，被贺琦君临死前砸到大哥脚下。亲眼看到霍氏把贺琦君逼跳到水里，还是在霍氏生辰这日，自己看着这幕就已恐慌如此，这个罪魁祸首又要戴着怎样的面具去面对满座亲朋好友呢？

不知为何，她很想去看看那张虚伪残忍的脸。

回到畅春园的观戏台，她的心境也已平静，入座前看了眼戏台的方向，对面的戏子正不断变换着戏曲花脸，如此迅速，让人捉摸不透。

她怔怔地望着戏台，戏台上的花脸就像人脸一样，变幻莫测。

她目光转向正中间的厢房，霍氏端坐在首席，笑容祥和地不时拊掌，看到这她嘴角勾起一抹清冷的笑意。

邓睿看她看得出神，忙道：“这里是风口，我带你去里面坐着看戏。”

景秀认真看了他一眼，任由风吹在自己脸上，好让心彻底平静下来……

过了良久，腿站得麻木了，她才径自往正中间的厢房走去，走到二叔婆身旁，面上也如戏台上变化的花脸般转换成祥和的微笑，对二叔婆弯腰一拜，道：“景秀特来给二叔婆请安。”

戏台上擂鼓阵阵，她声音不高，也只有近处的二叔婆能听见。

二叔婆看到景秀，大喜道：“秀儿，快起来，难为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。”然后拉着景秀的手坐下道，“来来，我好不容易见着你一次，快陪着我一起听戏。”

周围都是亲眷，也没有人在意她坐在这里。

景秀规矩地坐下来。

二叔婆见景秀还特意来拜见自己，猜是邓睿出息了，总算是感动了景秀，这门亲事估计更好办，此时对景秀更不一般，把好吃的、好喝的都往景秀面前摆：“看你小脸冻得发白，眼圈也有些红，是来的时候吹了冷风，快喝点热茶暖暖。”

景秀含笑接下，捧着热茶慢慢饮了一口。

二叔婆的大动静惊动了正认真看戏的霍氏。

霍氏望向二叔婆这桌，看景秀不坐在旁边厢房，跑到这儿坐着，她笑意一敛，怒眉看了眼景秀，只碍着在场的亲属，不好出言。

景秀捧杯就饮的时候，偷偷瞧了一眼，看霍氏转过脸，她才放下杯盏，拿出帕子点了点嘴角的茶渍。一阵细微的风吹来，她手中的帕子落在地上，她忙弯下腰去捡。

起身时，戏台已安静，龄官报了下一曲戏名《麻姑献寿》，这是霍氏生辰宴的重头戏。

周围掌声起伏后，耳畔却回响着“咚咚咚”的声音，众人听得清晰，皆四处张望，有眼尖的人看到地面上滚动弹起的翡翠珠，惊道：“这从哪儿来的珠子？”

场面一时有些混乱，霍氏听闻，往地上看去，就看到脚边那几颗翡翠珠，这是……初见贺琦君时套在她手腕上的见面礼。

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霍氏脸色全白，慌得把脚下的珠子踢开，那珠子顺着搭台往阶梯滚落，一声声清脆地响着。

突然，戏台上出现了如鬼魅般尖锐的声音：“是你逼死我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……”

“是你逼死我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……”

听到这恐怖的声音，在场众人无不惊慌，霍氏倒抽一口气，捂着胸口一口气缓不过来，人就直挺挺地仰倒在椅子上……

“太太……太太……”四周服侍的丫鬟看到霍氏整个人仰倒在椅子上，一边惊叫，一边手忙脚乱地要去搀扶。

整个观戏台被闹得人心惶惶，直到对面戏台上的声音渐渐消散，众人才稳下心神，但都面色如土，显然是受惊不小。怎的好端端会出现这种事？难道是青天白日闹鬼不成？众人面面相觑，议论嘈杂声不绝于耳。

景秀侧脸看向霍氏，她由几个丫鬟扶着，三太太费力按掐着她的人中也不见醒来，忙唤人去请大夫。



隔壁厢房的小姐们自是听到外面响动，景沫率先领着丫鬟走出来，见霍氏昏倒在椅子上，她面色一白，急忙到霍氏跟前去，焦急地唤道：“母亲，母亲，醒醒！”

三太太道：“景沫你别急，大嫂没事儿，大夫就快来了。”

片刻后，傅正礼也得了音信，匆忙赶过来，看这里一片混乱，他沉下脸，吩咐川连、川贝：“去把大家都请到临芳斋。”

傅正礼话音刚落，就有一个丫鬟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进来。

“不好了，淹死人了！有人淹死了！”

傅正礼心里一跳，脸色铁青，转身瞅着那惊慌失措的丫鬟，面色很难看。

这个消息真如巨石惊雷，把在场的夫人们吓得直哆嗦。

川连看老爷不吱声，上前代问道：“是谁淹死了？在哪里？”

那小丫鬟慌里慌张地道：“在芙蓉水榭，不知道是谁。”

景沫正在霍氏身边唤着，听到淹死了人，脑海中就闪过贺琦君来。她派去跟着霍婷婷和贺琦君的两个丫鬟，回来禀明说跟丢了人，她又派人四处去寻，还没见消息传来。

生辰宴正日闹出人命，傅正礼黑沉着脸，指着那丫鬟道：“还不带路。”

丫鬟拔脚就往外面引路，几位夫人也跟着一起去了。

景秀知道依霍氏的能耐，她既能把人逼到水里，自有她的本事摆平。只是主角还在晕厥中，这出戏倒要如何唱下去？

她正这般想着，二叔婆已伸过手来，颤巍巍地拉着她道：“走走，陪我去瞧瞧，是哪个苦命的就死在这里？”

二叔婆拿袖子揩了揩眼角，却并无泪光，反而带着几分凑热闹的意思。

景秀搀扶着二叔婆跟着一众人过去。

到芙蓉水榭时，贺琦君已被下人打捞上岸，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头发散乱，气息全无，上身的藕荷色褙子紧贴在身上，死得凄凉。

众人都走过去，有几个夫人看不是自己闺女都松了口气，当中贺太太看到地上那张面孔时，歇斯底里地叫了声：“琦君！”一时承受不住，“哎哟”一声，两眼一翻就昏厥了过去。

大家这才知道这位落水的姑娘是贺家小姐，无不感到悲悯。

傅正礼眉头已蹙成“川”字形，从景秀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他只是背着手站在那里，一语不发，却像是忽然苍老颓然了。

出了这样的事，担子却都压在了他的肩上。

傅正礼一面安抚人心，一面派人安置贺太太和贺琦君。

景秀看到贺琦君苍白无血的面容，看到她安详地躺在地上，了无生气，心里也不好受，她是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，可是当着这么多人，她却不敢站出来指责霍氏，只能任



由贺琦君这般平白无故地死去，胸中的悲愤又涌了上来。

周围的人见贺琦君这凄凉死景，又是一阵感慨：“看着像是失足落水的样子，可那贺家小姐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往这水榭跑……”

“唉，才十六岁，我听说，这贺家小姐是要和傅家大公子结亲的，怎么也想不到就这么没了……”

“大概是八字不合吧，八字相冲，勉强在一起，会折了阳寿……”

人们一路议论着。

二叔婆牵着景秀的手在后面走，感怜道：“可怜见的，那么整齐个姑娘家，说没就没了。”

景秀低声开解道：“人生无常，生死由命。”仿佛也是在开解自己，这世上人本就如此。

二叔婆看了眼景秀，眼中充满怪异的神色，这丫头怎么这么冷淡。

寻了大夫来，过了一个时辰，霍氏渐渐清醒过来，景沫陪在她身边，把事情交代清楚，霍氏按着胸口又一阵急喘，脑中总是想起戏台上那幕光景，神情还有些飘忽。

景沫看周围无人，小声在霍氏耳旁道：“母亲，贺小姐落水淹死了，我担心会不会是表妹做的，先前表妹和她闹得不愉快，那也是小姐们都看在眼底的，这会子我派人去寻她，也没瞧见她的人影……”

三太太凑过去听了听，惊讶道：“婷婷不会这么大胆子吧，这孩子我也是看着长大的，就算娇蛮了些，也不至于要害人性命。”

景沫柔声道：“三婶，现在表妹不见了，父亲只要一查就会知道是表妹和贺小姐一起出去的，到时候要询问起来，表妹又找不出来，岂不都要怀疑到她头上？”

三太太也着急，忙派了贴身丫鬟来，帮忙去寻霍婷婷。

霍婷婷是靖国府的小姐，闹大了多少会影响到靖国公的名望。

霍氏听着她二人一言一语，好半天才缓过一口气来，她慢慢站起来，恢复一贯镇定从容的表情道：“找到婷婷，就跟她说，她亲眼看到了贺小姐不慎落水，吓得躲了起来，再去找两个机灵点的丫鬟证明她的话。不过是一场意外落水，贺太太那里我去劝说。”

三太太和景沫皆放下心来，只要有霍氏这句话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那边傅正礼听闻霍氏醒来，去临芳斋看她，见她按着额头坐在那里，一副精神不济的模样，忙过去问道：“太太好些了？”

霍氏揉了揉脑门，苦笑道：“还以为老爷再不肯理我了。”

昨晚她承认是她授意景月推景秀入水后，老爷气愤地去了萧姨娘的屋子，连声招呼也不打，她一直等到半夜。想她今日生辰宴，老爷却全然不顾她的脸面，留宿在妾室屋

里，把她的脸面搁在哪里？

为了这个家，她付出了全部精力，最后又得到了什么？

罢了罢了，这是自己一心想要嫁的男人，也只怪她看走了眼。只要儿子和女儿还是和自己一条心就够了，她只有他们了……

当听到贺琦君那样折辱景荣时，她杀了她的心都有，不管是谁都不容许伤害她最疼爱的儿子一丝一毫。

想到这些，她的心肠硬了几许，没了方才的慌张，正色道：“老爷放心，这件事我已有了主意，不会有任何麻烦。”

霍氏当家数十载，那也是风风雨雨里闯荡过来的，什么事没经受过，哪怕受了方才的惊吓，也很快缓和了神色，整好妆容，亲自去安抚醒来的贺太太。几句软语下来，贺太太不再激动，可到底是丧女，痛心自是难免，几次掩面哭泣。

下人们总算把霍婷婷找到了，霍婷婷听说贺琦君淹死了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她只是威胁了贺琦君几句，要她跟表哥把话说清楚。就算她话语过重，也不至于让贺琦君想不开跳水吧？

她一路走到临芳斋，还浑浑噩噩地没清醒，不敢相信听到的一切。

景沫正等着她，见霍婷婷魂不守舍地走过来，把她拉到一旁无人处：“表妹，你老实跟我说，贺小姐落水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”

见她眼圈微红，景沫又扯了扯她，把她扯醒，看到霍婷婷泪眼迷离地望着她道：“表姐，贺小姐真的……”

景沫看她情绪激动，须臾才点头。霍婷婷得到证实，掩面落泪：“表姐，表姐，你救救我，我没有想害死她啊……”

景沫一把堵上她的嘴巴，小声道：“小点声，母亲正在安慰贺太太，你先缓缓气。来的路上，丫鬟们不是把话都告诉你了吗，你照着说，母亲不会让你有事的。”

霍婷婷抽泣几声，待理清了思绪，才往屋子里头走去。

进得厢房，霍婷婷看到贺太太病怏怏地躺在那里，想到贺琦君的死估计和自己有关，眼圈一红，跪倒在贺太太身旁道：“贺太太……”

傅正礼知道霍氏有了打算，便亲自去招待受惊的客人，将他们一个个安抚好。府里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，这般来来回回他亦是有些疲劳，整个人疲惫地躺在堂屋的太师椅上，长叹不已。

听到有脚步声慢慢传过来，他眼也未抬地道：“下去吧，我一个人清静清静。”

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糕点香味，他烁目一睁，恍惚中看到那张明眸善睐的笑脸：“如眉……”

“父亲，”景秀轻轻唤着他，手中正托着海棠式雕漆托盘，笑道，“您劳碌了一天

了，女儿做了糕点来，您尝尝。”

傅正礼身子一僵，定睛看清楚，才知是景秀，坐稳了身子道：“你是个懂事的。”

他挽好了袖子，正要去拿盘子里的糕点，却手指挛缩，半天才问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如意糕。”景秀含着柔和的笑，“我小的时候，巧娘跟我说起父亲和我娘的故事。父亲一朝金榜题名，却官场失意，被贬滁州，父亲难以解怀，于端午节那日在江边借酒吟诗抒发不快，巧遇娘泛舟江边，将醉醺的父亲带到船上安置，并做了这道如意糕，是希望父亲无论遇到何事，都能安然度过，万事如意。”

傅正礼听着景秀柔和的声音，渐渐想起那段往事来，眼中泛起一层雾霭。

那年高中状元，殿试上所作《平倭十二策》也让他名噪一时，却被冤枉成叛国，又陷入文字狱，他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完了，想他寒窗苦学十几载，只为着一朝高中，造福百姓，不成想反陷囹圄。幸得靖国公搭救，回到滁州后，任官县令，却每日借酒消愁，结识到才情颇高的如眉，让他情不能自己……

“生来娇小困风尘，未解欢娱但解颦。记否采春江上住，懊依能唱是前身。”

景秀听到他低吟曾为娘作的诗词，手指划过茶盘上精致的花纹，慢慢从盘子里拿了块糕点递到傅正礼面前，巧笑道：“我没有娘的手艺，念着一片心意，父亲但请尝尝。您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也是女儿们的依靠，女儿总是希望您坦坦荡荡，顺风如意。”

傅正礼听了一阵感动，这样的话，如眉也曾说过，在他失意惆怅时，她总会做这道如意糕，开导疏解……闻到这熟悉的味道，仿佛如眉一直都在他身边，他噙着笑恍惚地从景秀手中接过，慢咬一口，这味道还和当初做的一样……

他已觉得心酸，那些缠绵入骨的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滑过，看着眼前模糊的人影，他一把握住了景秀的手，唤道：“如眉！”

邓睿正四处寻找景秀的身影，刚走到临芳斋门口，就看到傅正礼紧抓着景秀的手，他大惊失色，跑进屋道：“大舅舅！”一把从傅正礼手中扯过景秀的手，紧张地护着她。

傅正礼一回神，看到景秀煞白的脸，他忙站起身，想要说什么，却听到里间贺太太声嘶力竭地骂道：“是你，是你欺负我女儿琦君，还把她逼到湖里，她是被人害死的，不是失足落水，你还我的女儿来……”

这话尖锐高昂，傅正礼蹙起眉头，看了一眼景秀，转身往里间厢房走去。

邓睿牵着景秀的手，赶紧往屋子外面去。避到门前古槐树下，邓睿想到刚才那一幕，心口猛跳，却看景秀淡漠地望着参天的槐树，他心中像是有什么要迸发出来，一拳砸在槐树上，怒吼道：“刚刚，刚刚大舅舅……”一句话说来磕磕巴巴，他竟不知该怎么说下去。

景秀看他绷紧的拳头砸到槐树上，忙拦着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

邓睿急着道：“六表妹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你都跟我说，你什么都不说，我怎么帮你？”

景秀看着他额间的青筋，几次想张口，又生生把话咽回去。

从回府至今，短短两个月已经发生这么多事，府里藏着那么多秘密，甚至还隐藏着其他她可能猜不到的秘密，她不想去揣测这些。只是昨晚被景月推下水的事还历历在目，不管都有谁参与，只要想到她的性命那般随意被人捏着，就觉得透不过气。

她昨晚一整夜都没有睡，觉得自己活得实在卑贱。她和景蝶受委屈，傅正礼维护家族声誉，草草收尾。假如昨日受委屈的是嫡女景沫，会不会跟她们一样，也这样处理？

可是没有这样的假如，景沫是嫡女，试问景月敢动她吗？

而她是卑微的庶女，清白性命皆不重要，如果身份命中注定无法改变，那就只有让自己在府里变强，变得没人敢发落她。

经过昨晚的事，至少傅正礼心中对她有愧疚，她知道该抓住机会，才要巧娘连夜做了这道如意糕，让傅正礼记起他对娘所做的错事，诱他道出当年的真相。

想不到却出了贺琦君的事，而霍氏已知道她认识邵谦，要急着把她嫁出去。她就更加坚定信念，知道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，而是要主动出击，不然永远都查不出真相，而她也会被欺压得抬不起头。

今日她亲眼看到霍氏把贺琦君逼下水，她知道霍氏的能耐，完全可以将此事掩盖。但贺琦君死得那么冤枉，她不信霍氏心中一丝恐惧、一丝胆怯也没有，经过戏台的试验，看出霍氏也会害怕。如此，她就好像抓住了霍氏的把柄。

当前，霍氏和傅正礼已有离心的势态，只要在傅正礼这里下功夫，她就不会再是被动的局面。

这一次，仿佛终于得到老天眷顾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她都快要占尽了。

想到这些，她抬起头道：“我听不懂睿表哥在说什么。我看父亲辛苦，端了糕点给他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

她已经深深陷进来，不能再把他牵扯进来。

邓睿看她虽是笑吟吟的，但漆黑的眸子却是黯然的，不像以往那样如宝石般晶莹剔透。他收回手，脚步向后一退，道：“你知道吗？在戏台那里，你让我去买通戏子，说那句‘是你逼死我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’，我不知你这样做的目的，可我知道，这是大舅母的生辰宴，你要闹事她肯定会调查，所以说那句话的不是别人，是我化了装上台说的。我想啊，就算大舅母要调查，查到我身上的话，我也可以替你揽着。”

景秀不知所措地听着这些话，发了怔。

邓睿看着她的表情，几欲落泪：“六表妹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和我很像。从我被继母赶出邓府的那一日，我就发誓要回去，要把那女人弄死弄残，还有她的儿子。她怎



么折磨我、冤枉我，我就要怎么报复到他们身上！来了滁州，我也一直想着回去，所以我费尽心思去讨好大舅舅大舅母，甚至大表妹，别人都以为我喜欢大表妹，我全心全意对她，哪怕她不闻不问，我也照样好好对她，只要娶到她，我就能回到邓府。”

景秀缓缓抬眼，看着他，他眼中竟噙着点点泪光。

“可是直到那一日第一次看到你，你穿着一身桃红小袄出现在门口，我望着你，你满面娇羞，我却分明看到你眼神中不屈的倔强，我才觉得你和我好像。你那样瘦弱，让我竟想一直保护你，不让你受委屈，不让你跟我一样。

“从前我一直不懂，该怎么喜欢一个姑娘家，我以为只要对她好，把自己有的、喜欢的统统给那个人，就像对大表妹一样，可是后来却发现远远不够。所以哪怕知道你在利用我，我也心甘情愿，至少在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会想到我，而不是别人。你明明讨厌我，却要戴着送给你那支碧玉步摇，你引我去定香榭，碰到陈胜，我才明白你的目的。我就故意把陈胜引到乡下去对付他，被大舅母发现，她对我失望透顶，让我这两年在她跟前的努力白费，我也一力承担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，我佯装糊涂，什么都不问，只要默默地帮你就好，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爷们儿，等你知道的一日，会感动得痛哭流涕。

“我学问一向不好，哪怕是读再多的书也不好。我知道我若是连个秀才都考不上，我凭什么娶到你，凭什么让你幸福？可刚刚我看到的那一幕，你知道你是在玩火吗？”

景秀听完这些，心底一阵酸楚，明明决定要强硬地对其他事不管不顾，可听完邓睿这些心里话，她既有震惊，又有难过，各种纷杂的情绪在心中翻腾着。

邓睿看她不作声，目光变了变，失落般地道：“六表妹，我猜到你回府想做什么，但是我总在想我这般执着到底好不好，回过头发现除了痛苦和难受，我一点都不快乐，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样，总是要掩饰自己的情绪，我从前活得潇洒自在，斗鸡走狗，那走出去也是一呼百应，个个喊着我睿大爷……可是我来了滁州，别人笑我死皮赖脸，笑我不知好歹，我也是笑笑，哪像以前，谁敢笑我，必要狠揍一顿。六表妹，我从前最不喜欢那些算计，到了现在还是一样，这些不是我想要的，所以我放弃了，不再只想着眼报仇。我想总有什么值得让我付出更多的精力，会牵绊我。”

他语凝，深情地望着景秀，目光中有希冀，有志忑，还有痛苦。犹豫后，他走上前握着她的双手道：“六表妹，你嫁给我吧，我会好好待你，一生一世都不负你。”

第三十一回 夫妻生隔阂 病来如山倒

“睿表哥……”景秀惊慌地抽回自己的手，向后倒退一步。

为什么总是在她觉得会有转机，想好一切、更坚定的时候，会有人让她放弃坚守的信念，选择另一条路。这样的深情来得太不合时宜，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初衷的。

邓睿看她惶恐无措的模样，心里万分难受：这是被拒绝了吗？

槐树下，两个人静静地站着，良久，邓睿犹不死心，手指紧紧攥成了拳，嘴唇微微颤抖，目光闪烁地道：“六表妹，我说得太早了些，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，你可以好好考虑。”他语气很是急切，“我会等着，等你不再只想着自己的执念，等你想通了。”

“不要等。”景秀抬起眼，断然打断道，“我不值得……”

邓睿听到这句话，心里突然翻江倒海般地难受！他紧张地注视着景秀，见她微微蹙眉，见她露出无奈的表情，见她想也没想地拒绝，他心底有了苦苦的涩意。他突然莫名地害怕，比他被赶出邓府那一刻还要害怕，怕她再也不会那样和自己说话。

想至此，他慌乱地道：“好、好，六表妹，你不喜欢听这些，就当我说什么都没说。我刚才疯言疯语，连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！”他捂着后脑勺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以掩饰自己的害怕，“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也什么都没听到，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。对了，外祖母找不到我，定然要着急了，我先走了，你小心点，我……我要走了。”

他憨厚地笑着，浓眉大眼甚是明亮，多看了几眼景秀，就慌乱地逃走了。

景秀想要叫住他，他却越走越快，很快便穿过那扇月洞门看不到人影了，她捂着急跳的胸口，扶着粗壮的槐树，静静地站立着。

邓睿一转身，停下脚步靠在月洞门的墙壁上，一拳头就砸在自己脑门上，不是早清楚六表妹的性子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就说出那种话来？！

他正深深地懊恼，突然听到有抽泣声传来，他站直了身子，侧脸看到不远处华素蹲在地上，抽抽搭搭地哭，他愣了一下，慢吞吞地走过去道：“喂喂喂，你躲在这里哭什么？哪个欺负你了？”

华素埋着脸，只是哭。

邓睿看了看四周，有来来往往的下人，他忙蹲下来道：“大小姐，这里是傅府，到处是来来往往的下人，你跑到这里哭，别人还以为我欺负你，你到底哭什么啊？”

华素抬起蒙眬的泪眼，看了看邓睿，抽抽搭搭地道：“就是你欺负了我。”

邓睿吓得向后一跳，指着她道：“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哪里欺负你了？你别栽到我头上。撞到你真是倒了大霉，难怪我会被表妹拒绝了。”想起刚才的事，他又是几分感慨伤心。



华素听到后头一句，将脸埋到双膝间，更是号啕大哭起来。

邓睿怕她哭得招惹了人来，急忙道：“大小姐，姑奶奶，您行行好，别哭了行吧？我欺负了你，那你就打我得了，我不还嘴不还手。”

华素听到这里，抹了抹眼泪，站起身子，耸了耸通红的鼻梁：“我是听到你刚才跟景秀姑娘说的话，感动了……”

邓睿翻了一记白眼，生气道：“你父亲母亲没跟你说，看到别人说话要走开吗？你还躲在这里偷听，安的什么心！”

华素听他言语粗鲁，回嘴道：“谁叫你说得那么可怜巴巴的，比我听的戏曲还要感人。你对她那么好，为什么她要拒绝你？为什么真心对一个人好，那个人却总是看不到，还要躲着？”

说着说着，华素似有感触，眼里的泪更多了。邓睿听着也伤心起来。

景秀默默走回临芳斋，听到厢房里贺太太震耳的哭声：“……没王法了，你们傅家就是这样欺负人，包庇这个凶手！打量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懂大明的律法，我家老爷也曾是一朝阁老，由不得你们罔顾法纪……”

“贺太太，切莫动气。”傅正礼劝慰道，“令爱的死我也有切肤之痛，可婷婷并非有意要害令爱，两个姑娘口舌……”

“傅大人，你当官这么多年公正严明，我家老爷也对你推崇备至。好端端的琦君哪里惹到霍小姐了？她要对她说出那种话，把她逼到水里。刚刚在戏台上，突然出现那声音，难不成就是我女儿显灵，她死得冤啊！我绝不能这样善罢甘休，我要报官！你们别挡我，挡得一时也挡不得一世，我总要给琦君一个交代！”

贺太太的声音渐渐拔高。

霍氏听她说到戏台显灵，脸色一变，站起来正色道：“贺太太，我也是为人母亲，很能理解你的心情。有些话不妨我们单独谈谈，之后你要报官也好，要我们傅家给你一个交代也好，我绝不阻拦。”

屋子里的人听后，知道要避讳。

景沫把霍婷婷扶起来，傅正礼看了眼霍氏，霍氏投了抹放心的眼色，他才走出去。

走到外面堂屋，看到景秀还低垂着脸站立着，他脸色尴尬，咳了几声，适才走到景秀面前，徐徐道：“这两日府里不安宁，你也累着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家里的事有父亲母亲操心。”

景秀笑道：“女儿也是家里的一分子，出了事总该留下来帮忙。”看到景沫和霍婷婷正走出来，她轻声道，“表姐不大舒服，大姐姐又要帮忙打点，我留下来虽说帮不上什么大忙，但也好搭一把手。”

傅正礼听了脸色柔和，连连颌首，只是想起这些繁杂事，他不由得叹了口气，不置

一词。

景秀听到内屋贺太太连绵不绝的哭声，心中凄楚，看着傅正礼的脸色，犹豫半晌才道：“那贺家小姐和女儿一般年纪，只见过两面，她安安静静、秀丽端庄，想不到就这么没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喉咙已哽咽，“如今想起戏台上那声音，不知是不是贺小姐冤魂不散。”

“冤魂？”傅正礼皱眉道，“你觉得贺家小姐是冤死的？”

景秀慌张道：“女儿不知，只是刚听戏听得入迷，突然就冒出那声音，还是出现在那出正戏《麻姑献寿》上，到现在心里头还疼得慌。”

傅正礼看着景秀颤抖的双肩，安慰道：“你也别怕，有父亲在。鬼魂都是怪力乱神之说，青天白日里又怎么会有鬼魂，只是……”只是戏台上出现那声音后，就发现贺家小姐落水了，他派人去检查过尸体，发现早死了几个时辰，难道有人看到了贺家小姐是怎么死的，故意装神弄鬼暗示？可正好在太太正戏上闹，莫非和太太有关？

景秀看着傅正礼深沉的眉眼，多想告诉他贺小姐是霍氏所害，可她不能这么明目张胆。

看来还得从长计议，上天既让她巧合看到了那一幕，她就不能置之不理。

那边，景沫扶着洗过脸的霍婷婷出来坐下：“你也真是，不是说好了按母亲的意思来吗？怎么突然改了口，只怕贺太太不会善罢甘休。”

霍婷婷抓着景沫的手，急道：“我看到贺太太那伤心的样子，脑子一糊涂，没想太多。我哪里知道不过说了贺小姐几句，她就会往水里跳啊，她自己想不开，也不能全赖在我头上。我只是不想良心不安，才把实情都告诉贺太太。她要告就告我好了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又不是我把她女儿推下水的，真到了官府她也没证据。”想到贺太太刚才抓着她的手，骂她是杀人凶手，就更是气愤。

傅正礼听霍婷婷还不知悔改，原本柔和的面色瞬时铁青，正要转过头训斥，袖子却被人拉住，听到景秀小声地道：“表姐也是吓着了，父亲别动怒。”

傅正礼的眉头几不可见地蹙了蹙，到底还是听了劝按捺下来。看着面前这个不受宠的女儿，他没能抚养她长大，回府后又没能照顾她，但她总是能顾及这个家。出了昨日的事她隐忍了冤屈，今日在别人避之不及时，又晓得留下来帮忙。哪怕最懂事的景沫，也学得跟太太一样偏袒，失了正直。

相比之下，他眼底流过欣慰，望着景秀的目光很是慈祥，拍了拍她的手道：“父亲都有分寸。”

景秀笑着颌首。

景沫劝着霍婷婷，见她好些了，也坐下来松了口气，这才注意到景秀在父亲身边，看到父亲充满慈祥怜悯地望着景秀，她眸子微动。



“表姐，姑母要怎么劝贺太太？她要真告我我也不怕，就怕会牵连到我父亲母亲。”霍婷婷担心道。

景沫回过神来，笑道：“还以为你真不怕了。放心，母亲怎么也不会让你见官，你不是也说贺小姐不是你害的吗？别担心。”

霍婷婷听后放下下心来，但还娇嗔道：“那贺小姐也真是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要寻短见，叫表哥怎么好想？”

景沫听她提到大哥，敛色问：“跟大哥有何干系？”

霍婷婷自知失言，忙掩饰道：“表哥心善嘛，要是知道府里死了人，他肯定会难过。”

景秀闻言，眉心略动。想起大哥脸色不好地离去，还不知他情况怎么样。

半盏茶工夫后，霍氏缓缓从厢房走出来，见傅正礼还在，微露出笑道：“老爷，贺太太已不再追究，且放宽心。”

傅正礼抬眼打量她，“嗯”了一声，转眼看向景秀道：“你先回去吧，这边用不着你帮忙，照顾好自己就是了。”

景秀微微一笑，应了是，又小心翼翼地瞥了眼霍氏。霍氏果真好本事，三言两语就把贺太太劝服了，这可是丧女，真不知她用了何法子。

见霍氏神情恍惚，她弯腰对霍氏行礼：“女儿告退。”

傅正礼见景秀走后，吩咐人把景沫和霍婷婷送出去。

窗外天色已暗，霍氏没甚心情，按着脑门道：“老爷要是没别的吩咐，我也回远香堂歇息了。”

傅正礼问道：“你跟贺太太都说了什么？我们两家是世交，贺小姐又与荣儿有婚约，突然溺死在府里，不好好给个交代，不只我良心不安，怕是将来景荣也不好再议亲。”

霍氏再怎么强干，到底也是女人。她为了儿子逼死贺琦君，即使她心肠再硬，也觉得不好受，且大为伤神。原不想再多纠缠此事，偏偏他还揪着要提，便眉头一皱道：“老爷难不成又觉得我使了那腌臢的手段强逼了贺太太？”

语气横撞，傅正礼听后脸色难看：“和你好好说话，你又偏生把话说难听，你是要和我过不去，还是和你自己过不去？”

霍氏听得傅正礼语气过重，便满腹委屈地道：“老爷你可把话一气讲明，到底是谁和谁过不去？但凡家里出事，哪件不是我来解决？我明白有些事老爷你不好插手，那就我来出面，恶人也是我来做，绝不驳了老爷的颜面。现下你又来问我，还指责我处理不好误了景荣，难道我就没有往深处想？”

傅正礼听她乱说一气，心下一横道：“你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我只问你，你跟